

## 01

### 列车上



我从茶几上抬起昏沉沉的脑袋，天已经大亮，火车还在哐当、哐当地跑着，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。窗子都关着，车厢里又挤又热，做生意的、打工的，人们大包小包，走道上都站着人。我是中途上车，就更别想有座位了。我拎着一个小包。小包里有几件换洗衣服、牙膏、牙刷、洗脸毛巾和肥皂，还有《徐霞客游记》和一本厚厚的日记本。

我已经做了吃苦的准备，甚至准备冒点儿险。本来，爸爸叫我尽量弄卧铺票，我在心里嘀咕：“我一个中学生，用不着那样的享受，我的路还很长，吃苦在先吧！”以前我也坐过几次车，有经验了，没位子先站着，打听有没有在前方站下车的，没有的话候着就是了。

可这一天人太挤，上车后，我先在一位带孩子的年轻妇女旁边站着，见她没有反对的意思，我便把提包塞到行李架上，

准备就这么站着，等中途有人下车再寻座位。这小孩的妈妈一脸倦容，眼睛时睁时闭。长条位子上睡着一个小男孩。小男孩头朝车窗，枕着一团衣物，身上盖着羽绒衣，脚长长地伸在他妈妈的身后。原本可以坐三个人的位子，小男孩一睡觉，我就不能再挤上去了。我一站就是几个钟头。

这几个钟头，我的脑子也像车轮一样兴奋地飞翔。我想到爷爷奶奶，想到爸爸妈妈。爷爷是大学教授，也是研究徐霞客的专家。我很小的时候，爷爷就给我讲先辈的故事，讲他不畏艰难险阻，漫游祖国名山大川，进行科学考察。他告诉我，徐霞客把旅途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，写成一本千古奇书——《徐霞客游记》。我最喜欢看徐霞客的游记了。在他的笔下，祖国的山河多么壮美神奇！厚厚两大本书，我能背下好多段落呢。看着先辈的游记，我常常在脑子里描绘先辈的旅行路线，想象他一路的惊险。我在心里说：“我要当现代‘小霞客’。像先辈那样，遍游祖国河山，用我的眼睛去欣赏，用我的心去亲近祖国、认识祖国；像先辈那样，也写一大本游记！”如今，我真正踏上了旅途，开始了我的冒险。你想想，我能不激动，能不兴奋吗？

当然，一连站几个钟头，人是难受的。一路上有人喝啤酒、吃花生、吃卤鸡爪，大家大声说笑，说得很起劲，说得毫无顾忌。年轻妇女对面，是一对老年夫妇，还有一个画了眉毛、涂了



口红的 30 多岁的女人。我从他们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谈中得知，老年夫妇要到云南去旅游，说是儿子炒股赚了 20 多万，买了汽车。

涂口红的女人说：“赚这么多钱，也不让您二老坐飞机呀？”

男的说：“这你就错了，旅游要到处玩玩、看看、走走、吃吃，坐飞机就难饱口福、眼福了！”

“那也该到卧铺车厢去呀！”

“这你又不知，我们是一路走一路玩，随时下车。这不，一到长沙还得下车，卧铺比机票还难弄呢！哎，你是去做生意的吧？”老年男人说完后问涂口红的女人。

“生意难做啊！”涂口红的女人叹了口气。

“对了，有一种茶素，对你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既是良药，又是补品！”突然，涂口红的女人两眼放光地说起来。

“什么茶素？”老年男人问。

“就是这种。”她说，拿出一个灰绿色的纸盒，上面写着“草本饮料”，还有中英文说明。

“这是一种浓缩的纯草本植物袋泡茶，一点点就能泡一杯，可以调节生理机能哪！”她把纸盒递给老年男人。

老年男人戴上老花镜，把纸盒翻过来、翻过去地看，问她：“这一盒能喝多久？”

“能喝 10 多天。”



“能治病？”

“主要是调理，调理好了，不就是治病吗？这和单车链条松了要调整是一个理！”

“多少钱一盒？”

“140元一盒。我买了10盒给老爸，多了点儿，分两盒给您老吧！”

“140元，值吗？”老年女人把纸盒抢了过去，凑近了看。

“哎哟，您老不信呀，我可有发票，10盒，1400元哪！”

“怕是什么传销吧？”

“您老怪精的。传销又怎么样？货真不就行啦？您老买两盒试试，包有效果。”

“这——”老年男人看着老年女人，老年女人嘴一瘪说：“传销是非法的，我可不上当，再说我们出来旅行，都用储蓄卡，没有现金！”

“哎呀呀，不要就不要，说那么多干吗？”她没好气地说，“还吹什么儿子发了大财呢！”说着，把纸盒往包里一塞，闭上了眼睛。

两位老人互相看了看，露出很尴尬的样子，干脆也闭上眼睛睡觉了。

整个车厢似乎也静了下来，哈欠代替了说笑。有座位的几



乎都在睡觉，大家动作各异：扑在茶几上、靠在窗子上、靠在椅背上，低垂着脑袋的、搂抱着、依偎着的、用手托着下巴的、大张着嘴的，说梦话的、咂嘴的、打鼾的……车厢在摇晃，列车载着一车睡着的人飞奔着。

窗外漆黑，列车经过城镇村庄时，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灯光。从小车站急驰而过时，灯光下的树丛极绿极亮。没有座位的人，有的用报纸垫着，有的用行李垫着，坐满了走道，耷拉着脑袋也睡了。也有站着打哈欠的，在座位上伸懒腰的。男男女女，互相靠着、拥着，摇摇晃晃，都在打瞌睡。夜深了，人们都熬不住了。有的已经熬了两天一夜了。有经验的，事先带了块塑料布，铺在座位底下，钻进去曲着身子躺下，不一会儿就打呼噜了。我很羡慕熟睡的人。开始我还握着一本《读者》，随意地看着，后来就倦了，使劲地眨眼睛也不抵事，就算眼睛看着书页，却是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。不时有人走来走去。大多是上厕所的，开门、关门声都很响，吱——嘭！这时有人就会睁开眼睛，抬头看自己的行李。

一位在岳阳挤上车的湖南老师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，说是到云南的一个国有农场去教书。他说对方给他去过信，同意给老婆孩子办“农转非”，还给老婆安排工作，工资从优，等等。他就怀着希望和不安，办了停薪留职3年的手续，坐上了火车。



他看上去 40 多岁，教物理，头发已经灰白了。他的老婆和孩子都在座位下睡了。他先在我斜对面站着，慢慢地顶不住困意，就坐到地板上，背靠着椅子，低着头也睡了，张着的嘴巴里，流出许多口水，一直滴在裤裆上。这是一个难熬的夜晚。

突然有人大叫“抓小偷”，车厢里嗡的一下乱了起来。人们惊醒，慌张地站起来向喊叫声的方向张望。只见离车厢连接处不远的地方，几个大汉扭住了一个穿牛仔裤的小伙子。

“揍他，揍他！”

“打！”

人们乱吼，一些人就冲上去打。

小伙子不还手，鼻孔流血，挤在一个角落被又踢又打。我也想去凑热闹，可是刚提脚，就被小男孩的妈妈一把拽到座位上，她严厉而又温和地说：“好好坐着！”

小偷被乘警带走了，抓小偷的兴奋赶走了瞌睡虫，车厢里又嗡嗡地吵着，像打了胜仗似的。“这家伙以为我睡着了，手就伸过来，也不看看老子是谁，能让他小子得手？”抓住小偷的英雄大吹大擂，其他人则附和着骂小偷可恶。闹腾了好一阵子，这一兴奋剂才慢慢失效，大家平静下来。我落座后，瞌睡虫卷土重来，一下子把我俘虏了去，我也不管还会有不会有小偷再来捣乱，扑在茶几上呼呼睡了。

我一觉醒来，天已经亮了。带孩子的女人和对面的两位老人，不知什么时候下了车。坐在我旁边的已是湖南老师和他老婆。两个娃娃和涂口红的女人挤在一条凳子上，一个靠着一个，还在睡梦中。

湖南老师见我醒了，和我打招呼说：“你睡得沉，把你卖掉都不知道。”

我笑笑，赶紧看看行李架上的拎包，发现安然无恙，只是挪了个位置，再一看，怎么和一个大包拴在一起了呢？

湖南老师笑着说：“我怕夜间上下车太乱被拉丢了，和我的包拴在一起好照应，这就给你解开。”湖南老师站起来解开绳带。

我感谢他的关照，问他：“睡好没有？”

他说：“打了几个盹儿，也不知到云南后情况如何，心里不踏实。”

我问：“老师贵姓？”

他说：“姓杨。”

我说：“我叫徐小松。”

杨老师又问我：“是回家，还是去亲戚朋友家？”

听我说我要用假期游历云、贵、川，寻访徐霞客的足迹，以后还要走遍全国，湖南老师双眼放光，显得异常兴奋，连说：“好、好、好，有志气！”



我说：“我读了好几遍《徐霞客游记》，也不知还能不能看到他老人家描写的景物风情。”

300多年了，文字只能固定在纸上，却拴不住时光的脚步！也幸好有纸上的文字，我们才能清晰体察人世的沧桑、时代的变迁。应该感谢文字，感谢写下各种各样文字的先辈！我这样想着的时候，胸中涌动着对先辈的景仰和感激之情。

这时候，人们都醒来了，排成一长串等着上厕所。没有水冲厕所，没有水洗脸漱口，也没有人打扫车厢，听说快到终点站了才彻底清扫一次。不知为什么，车上不供应开水。倒是有人提着大水瓶卖水，大杯一元，小杯五角，卖了一瓶又一瓶。总比纯净水、矿泉水便宜吧，别管哪儿来的水，也别问怎么烧的，忍不住渴你就掏钱吧。广播里的音乐停了，反反复复说餐车正供应早点，面条每碗五元。光顾餐车的人不多。有的人自带食物，馒头、面包、饼干，甚至蛋炒饭，一包榨菜、一杯水也是一顿。不少人等着到站停车，冲下去买车站供应的盒饭、卤鸡蛋、豆腐干之类。湖南老师一家吃的是自带的馒头。我下车买了两个鸡蛋、一个包子吃了。没有水喝，也不想买一元一杯的，只好渴着。卖香烟、花生、麻辣豆的，卖健力宝、雪碧、矿泉水的，卖花花绿绿报刊的，在车厢来来回回叫卖：“香烟麻辣豆！”“啤酒健力宝！”“看书看报！”满车厢都是他们的叫卖声。



乘客吃了早点，恢复了一些精神，又开始胡吹瞎聊打发旅途的寂寞。国外国内、天上地下，歌坛红星、足球健将、风景名胜、山珍海味，搞腐败下台的、做生意发财的、炒股票跳楼的，浦东开发、三峡截流、名人绯闻、下岗待业、气功神技、车祸空难、政坛风云、小道消息……整个车厢嗡嗡地响，笑着、叫着、骂着，好不热闹。也有的或闭目养神，或埋头读书，或注目窗外。谁说车厢不是个小社会呢？芸芸众生神态各异、南腔北调，可惜我没有能力记录下来、描绘出来。

车过玉屏后，一条碧清的、亮闪闪的江水扑面而来。它也是不停地前进的列车吧？它运载浪花，运载阳光，运载蛙鸣、水声，运载船和船的号子，运载云影、鸟儿飞翔的翅膀、两岸的风光、成熟的庄稼和农人挥动的鞭子。夏天，它还运载孩子们跳到水里的黑黑的小脑袋，运载他们的叫喊声和笑声……

我从地图上，也从一些书册上知道，这条清碧的江水叫溱阳河。它源于瓮安，流经黄平、施秉、镇远、岑巩、玉屏而入湘西，在湖南黔阳县汇入沅江，即汇入大作家沈从文在《湘行散记》《湘西》等这些散文集中写得很美的沅江。看着溱阳河，我听到的仿佛是沈从文笔下的水声。

我告诉杨老师，我要在镇远下车了，并由此开始我的贵州之行。



## 02

### 漫游黔东南



到凯里的第二天，正逢赶场——这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市的特色。周围山民逢场而来，平时则只有城里人做买卖。徐霞客在日记中曾介绍西南集市：“贵州为场，云南为街子，广西为墟。”

场子设在城北的大旷坝上，实为农贸市场。一大早，就有人或背或挑或推车拥入场子。到 10 点钟，满场都是苗、彝、侗、布依、汉等各族人，手扶拖拉机、单车、摩托车、三轮车、手推车，挤得水泄不通。市场上卖的东西无所不有：竹凳、木器、木材，猪、鸡、鸭、羊、牛、马，杂货、草药、农具，豆腐、凉粉、油炸饼，等等。水果最多的是柑橘，有一种冰糖橙，个小而圆，红黄色，极甜。蔬菜不外乎白菜、莲花白、葱、蒜、韭菜之类。在场子的角落里，一群彝族姑娘对着小圆镜梳头的梳头，画眉的画眉，精心打扮自己，她们穿的绣花裙子真是鲜

艳极了。

中午时分，是街场最热闹的时候，站在坡头看下去，不同民族穿着不同的衣装，黑的黑，蓝的蓝，黄的黄，红的红，花花绿绿，丽日之下，灼目生辉。几个不同寨子的侗族老友相遇了，拿出各自的酒、肉、豆腐，用三块石头支起火塘，蹬上铝锅，咕嘟咕嘟煮起来。一碗酒，你喝一口，他喝一口，不像是来做买卖，倒像是来会友、野餐。也有的起个大早，大老远赶来，现在累了，靠在自家的货物上呼呼睡了。人喊猪叫的，把整个街场躁得黄灰直冒。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不想买什么，只是凑热闹，过过赶场的瘾。也有吵架的，动武厮打的，卜卦算命的，寻医问药的，拔火罐、扎银针的，乞讨的，小偷小摸被抓住的，一个个脸上淌着油汗，嘴上喊着、笑着、说着、吃着。

傍晚散场的时候，人走场不空，留下成片成堆的垃圾。吃酒醉的有男有女，东倒西歪，睡了一地。

回到旅店，我一边洗脸，一边把赶场看到的讲给老板娘侗家大嫂听，她又是拍手又是笑，说：“明天还有好戏。”

一大早起来，侗家大嫂就带着我到车站，搭车去她的家乡榕江，参加她表妹的婚礼。大嫂穿了件黑布圆领衫，窄袖子上绣了一圈又一圈花边，衣服的下摆也镶了花边，脚上穿一双绣花绑腿黑布鞋，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利落。紫红竹篮里的红糖飘

出阵阵的甜香。头发梳得光光亮亮的大嫂一脸喜气，一身活力。我也换了身干净衣服。不知买什么礼物，大嫂不准我买，我见一种虎头帽怪好看的，就买了一顶，说是送给未来的小宝宝。

大嫂脸上笑开了花，把帽子翻过来翻过去地看，说：“就你这礼物最好！明年表妹家一准抱大胖娃娃！”

早晨清寒，一路上或与水为伴，或在山中穿行，过雷山、永乐、平永，看不尽的田园风光。挺拔遒劲的秃杉，叶片翻动的马尾树、鹅掌楸、伯乐树，以及榕树、橘子树和竹丛，装点着山山岭岭、村村寨寨。最惹眼、最吸引我的是沿途的侗寨里，矗立着的奇特美妙的鼓楼。

大嫂说：“凡是侗族聚居的地方，就有鼓楼，它是侗家村寨的‘遮阴树’。老人们说，一个没有‘遮阴树’的寨子，是不会兴旺发达的。”

大嫂说着，悠悠地唱起《鼓楼歌》：

鼓楼呵鼓楼，你是一盏明灯，永远挂在侗家人的  
寨子中间……

大嫂的歌声，引来一车人的合唱和笑声。

坐在我旁边的，是一位民族中学的老师，他自我介绍说姓



杨。杨老师给我讲解了鼓楼的建筑风格。

他说：“鼓楼的楼身以4根粗壮高大的杉木为主柱，按一定角度略向内倾，从地上直接楼顶。楼内是空的，顶端安放一面大木鼓，人们可以从附在木柱的梯子上到楼顶。不过，现在楼顶很少悬鼓了。鼓楼底部，有4个宽大结实的长凳，供人歇息。中间有一个常年不灭的圆形火塘。侗寨鼓楼的层数都是单数，最少是3层，要不就是5层、7层或9层，最高的有17层！楼顶的顶端大多是四角攒尖形。整座鼓楼都是木结构，不用一颗铁钉，只有顶盖上端才是连串葫芦形的铁尖。楼檐一般是六角，也有四角、八角的。每层都有彩绘的斗牛、摔跤、求雨、杂耍等生活画面，又有狮、虎、猴、鹰等鸟兽和花卉，还有飞龙和凤凰，图画鲜艳华美。柱上则有文人学士撰写的楹联。鼓楼正面一、二两檐之间还有白杨木雕塑‘二龙抱柱’。

“鼓楼在侗家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，从前是侗家人集会议事的会堂，现在是人们休息摆古的娱乐之所，也是寨中青年男女相互交往、谈情说爱的地方。一到晚上，鼓楼里面火光闪烁，人们坐在火塘边听长者摆谈侗家传说。但是当腊汉（小伙子）和娜咩（姑娘）要在这里吹笙弹琴、行歌坐月的时候，老人们就会知趣地离开，让年轻人无拘无束地玩乐……”

正听杨老师说着，一座雕刻彩绘的鼓楼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大嫂说：“这就是榕红明朗寨。”我们在这里下了车。

所谓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”，此刻，婚礼正好拉开序幕。至此我才知道，这一带的侗家办喜事，既不吹吹打打用花轿迎送，也不拜堂成亲闹新房，而是用独特的打歌仗活动来抒发自己的欢乐。只见新郎和一群挑着花糯米饭、猪腿、米酒等礼品的男青年，在一棵大榕树下，被新娘的女伴们用芳茅草、树枝和鲜花拦住了。姑娘们唱起了《拦路歌》：

英俊少年哪方来？  
是远飞的鹰还是歇脚的雁？  
请问哥们走哪方？  
未进侗寨先歌盘！

歌盘就是用歌对答。小伙子们早有准备，对姑娘们答唱道：

后生有缘来做伴，  
双燕远飞有家还。  
屋檐楼下把窝做，  
早出晚归好团圆。



姑娘们觉得这个答唱还可以，又用歌声问新郎的人品，是否勤劳，是否孝敬父母，是否关心弟妹，是否和新娘相亲相爱。小伙子和新郎嘴上好像抹了蜜，嘴甜心甜，样样拣好的说。最后姑娘们才把花瓣撒在地上，欢迎新郎和小伙子们进寨，打歌仗才算告一个段落。大嫂一边听，一边给我翻译，突然大嫂高声地唱起来：

山连山来水连水，  
亲亲戚戚一家人。  
新郎新娘结婚缘，  
福星高照喜临门。

姑娘小伙哗地跑过来，新郎走上前恭恭敬敬地说：“谢谢表姐带来好运，远方的客人带来福气！”于是，大家说说笑笑进了寨。自然，大嫂向大伙儿把我介绍了一番，说到我要来见识见识侬家人办喜事，大家笑了。

一个圆脸的姑娘笑着问我：“敢唱歌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敢。”

大家又笑了。

姑娘说：“不敢唱算不得男子汉呀！”说得我脸通红。



大嫂出来解围说：“人家还是中学生，不要为难他了。”

这句话才让我免了宴席上的难堪。我见识到了侗家人喝酒的豪放，特别是姑娘们，居然个个海量，喝酒如喝水。你看，圆脸姑娘把盏唱道：

我家梯田在高山，  
泉水不流沟也断。  
郎家坝子宽又广，  
挑水来灌怎不干？

这“挑水来灌怎不干”有双关意，新郎听后只好干杯，然后回敬道：

小小瘦田长野草，  
鱼儿不肥稻儿少，  
妹家河深急流涌，  
卷走田鱼卷走苗。

唱词里没有提到一个“酒”字，但自谦自己酒量不大，只是长野草的“瘦田”，“鱼儿不肥稻儿少”，恭维对方好酒量，

